

全梁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臨川王宏

宏字宣達武帝第六弟仕齊爲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武帝下  
建康以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及受禪封臨川王拜揚州刺史  
遷司徒領太子太傅遷司空母憂去職起爲中書監坐罪免尋爲  
開府儀同三司尋加司空母憂去職起爲中書監坐罪免尋爲  
司徒遷太尉普通七年薨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諡曰靖惠  
令軍中

人馬有前行者斬

南史五十一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得所送救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於當年三世  
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進近寫對更具披析蕭宏

和南弘明集十

臨賀王正德

正德字公和宏第三子天監初封西豐侯歷蜀郡吳郡太守普  
通中為黃門侍郎輕車將軍奔魏尋逃歸除征虜將軍從豫章  
王綜北侵坐失軍徙臨海郡中大通中除信武將軍復為吳郡  
徵侍中撫軍將軍封臨賀王後為左衛將軍丹陽尹遷南兖州  
免侯景反立為皇帝改元正平臺城陷降為大司馬尋矯詔殺  
之

與武帝啟

前為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萬機今景既入輔乞解

監以王還耶魏書蕭衍傳侯景還以

安成王秀

秀字彥達武帝第七弟仕齊為著作佐郎遷後軍法曹行參軍

太子舍人武帝舉義以爲輔國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授使持節南徐州刺史及受禪進號征虜將軍封安成王徵領石頭戍加散騎常侍進號右將軍加領軍中書令出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遷平西將軍荊州刺史遷號安西將軍徵爲侍中中衛將軍復出爲郢州刺史遷鎮北將軍監蠻校尉雍州刺史天監十七年薨贈侍中司空諡曰康王

臨江州下給船教

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

梁書安成王秀傳南史安成王秀傳

臨荊州下招隱逸教

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

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劬，屈志陳雷。豈曰  
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  
疆三緘之歎。梁書成  
王秀傳

蕭欣

欣秀孫，宣帝建號，襲封安成王。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  
令。天保二十三年卒。贈司空。有梁史百卷、集十卷。

謝賜甘露啟

臣欣啟。某奉宣敕，旨垂賚，便殿桃葉甘露，拜受雀躍，載懷鳥抃。伏  
以聖德至大，和氣茂遠。是以神液甘流，靈滋膏被。求之前代，鏡諸  
終古。或降邑都，尚君臣動色。遐邇趨慶，未有發瑞殿庭。呈祥翫  
視聽，罕聞祥符絕代。臣與奉休明，曲蒙茲賜，獨深抃舞。實百常品，  
不任下情。謹以啟事，以聞。臣欣言。初學  
記二

南平王傳

偉字文達武帝第八弟仕齊歷晉安鎮北驃騎參軍和帝以爲  
雍州刺史鎮北將軍武帝受禪封建安王改封南平王累遷至  
中書令大司馬中大通五年薨贈侍中太宰諡曰元襄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天識昭遠聖情淵察伏覽玄微實

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篤顧蕭偉和南

引明集十

南平王恪

恪偉子中大通五年嗣封

奉湘東王爲相國總百揆

竊以嵩嶽旣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  
位爲寶聖教辨方存名與器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黃玉之符司  
空相士伯禹降玄珪之錫伏維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  
聖忠爲令德率貫天經地切應韓寄深且爽五品斯訓七政以齊

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讐氣，親蕃外叛。歟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陵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別殊派，纒命戈船。底定滯霍，沂流窮討。路絕巖窟，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卽梟懸，翻同翅折。遂修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東夷不怨。西戎卽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薤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除乎當陽之境。野蕞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區殊兩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徵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空崇茲盛禮，顯蒼羣望。恪等稽尋甲令，博詢博史。謹

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準桓儀杖金斧以翦逆暴  
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麗於日月。貞明合於天地。扶危翼治。豈不  
休哉。恪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梁書元帝紀太清四年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威散騎常侍江安侯回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雲等府州國一千人奉牋

蕭映  
映武帝第十一弟始興王憺之第四子天監初封廣信侯出為  
吳興太守改封新渝侯遷北徐州刺史大同中遷廣州刺史卒  
官

### 答晉安王書

廣信縣開國侯蕭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誨。清言兼紙。文采巨麗。慰  
喻綢繆。比日寒霜。慘切伏願。與居和念。民富重殷。無過仰損。下官  
智昏識闇。學淺人凡。遂得擁卷。旋階親奉。教義耳餐。甘露心承。制  
說天恩。淵深叡情。廣奧三明。一鑒釋滯。義於久迷。四辯既陳。闡難

思而頓解。豈漢皇夢迹而梵響復弘。雖晉帝留心而微言始見。每  
至夕趨瓊筵。晨登朱陛。不習不憶。芳林勝集。玄圃法座。殿下曳舄。  
寶雲或從容而問道。拖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頤。于時謬齒末筵。預  
聞清論。親奉話言。數陪顏色。至於今者。講席殿下。限同分陝。謬領  
天獎。下官誰不欽仁。靈無戀德。傾心東注。恆以係仰爲先。下官蒙  
蔽久已。仰慕雖聞。妙義愚心難欣。方欲馳騫。紛鄉訪疑。下席忽逢  
令旨。垂覓波餘。尋讀戰皇。俯仰慙慙。庶爲恩譎。少泰下情。正當慈  
雲智海。翻以仰屬。謝瓶慙慙。實歸庸菲。下官惑緣既積。塵累未消。  
近攝衛乖方。遂中途感疾。不得餐承。究竟闕開。末品徒自剋責。終  
關緣運不審。比日何以怡神。披閱儒史。無乃損念。下官每訪西郵。  
備餐令德。仰承觀矚於章華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  
翰紛綸。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乃寐。春華之客。登座右而升堂。  
秋實之賓。應虛左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總萃。惟此最樂。實驗茲



晨下官昔游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隔清顏久睽接仰傾心已結  
興言涕歎惟冀音旨時錫沾及伏願珍重尋更下承曲奉恩詢用  
深銘荷映死罪死罪廣引明集

長沙王淵業

淵業梁書但作業亦字靜曠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天監二  
年襲封歷祕書監侍中中書令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普通

二年薨諡曰元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邈可以筌蹄惑見訓  
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戢眷良深蕭淵業和南

集

衡陽王元簡

元簡字熙遠武帝第四弟衡陽王暢子天監三年襲封歷會稽

太守廣州刺史遷郢州刺史天監十八年薨諡曰孝

上言得劍

餘姚縣掘地得劍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劍一口文漫若雌雄

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梁書天監七年

年會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

蕭昂梁書作景遊諱

昂字子昭武帝從父弟齊建武中除晉安王國左常侍遷永寧

令還為驃騎行參軍永元中除步兵校尉中興建為靈朔將軍

行南兖州事遷輔國將軍武帝受禪封吳平縣侯授使持節冠

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歷太子右衛率衛尉卿遷左驍騎將軍兼

領軍將軍出為信武將軍監蠻校尉雍州刺史徵右衛將軍領

石頭城事復為信威將軍南兖州刺史又徵為領軍將軍加侍

中徙安右將軍監揚州出為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普通四年卒

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



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索微凝神繫表窮理盡性包括天人內外  
辨析辭旨典奧豈直羣生靡惑實亦闡提卽曉方宣揚四海垂範  
來世惠使聞見惟深佩服孤子蕭昂頓首和南引明集十衛尉卿  
景傳天監五年遷輔國將軍衛尉卿  
與引明集正合知蕭昂卽蕭昂也

蕭昂

昂字子明景第三弟天監初歷司徒右長史豫章王行事累遷  
至領軍將軍封湘陰縣侯大同元年卒諡曰恭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宣示救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析使惑者渙然神之不滅  
著於通誥理旣泐默故致有迷主上識照知來鑒踰臧往擗機外  
之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引禮經取驗虛實孝敬之道於此方弘

孤子蕭昂頓首和南引明集十

蕭昂

昱字子眞，景第四弟。天監初，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洗馬、中書舍人、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免。普通中，爲晉陵太守，卒。贈湘州刺史。諡曰恭。

請解職表

夏初陳啟，未垂採照，追懷慙懼，實戰胷心。臣聞暑雨祁寒，小人猶怨榮枯，寵辱誰能忘懷。臣藉以往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旣雜，時逢坎壞之運。昔在齊季，義師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識慮，東西阻絕，歸赴無由。雖未能負戈擐甲，實銜淚憤懣，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尾三年，亟移數處。雖復飢寒切身，亦不以凍餒爲苦。每涉驚疑，惶怖失魄，旣非致命之節，空有項領之憂。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二十餘年，功名無紀，畢此身骸，方填溝壑。丹誠素願，溢至長罷，俯自哀憐，能不傷歎。夫自媒自衒，誠哉可鄙；自譽自伐，實在可羞。然量已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列，寧敢空言。是以常願一試，屢成干

請夫上應玄象，實不易叨。錦不輕裁，誠難其製。過去業部，所以致乖。算測聖監，既謂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穢黃樞。忝竊消積，恐招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私門。伏願天照，特垂允許。臣雖叨榮兩宮，報効無地方。違省闈，伏深戀悚。梁書蕭昱傳

### 邵陵王綸

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小字六真。天監十三年，封邵陵王。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徵爲信威將軍。普通初，領石頭戍事。尋爲江州刺史。以西中郎將行南兗州刺史，坐事免。尋爲侍中。大通初，加信威將軍。中大通初，爲丹陽尹，遷宣威將軍、揚州刺史。大同中，爲侍中、雲麾將軍。歷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安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中，進中衛將軍，拜司空。大寶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兵敗，爲西魏所殺。元帝追諡曰攜王。有集六卷。

贈言賦

張雲麾問望之美作牧南蕃維舟江漢畱連飲饒發邁有期會面  
無日依依別袂恨恨江千古贈別以言聊爲贈言賦曰  
昔人有感於知己深情投分如斯已矣相知勢利之間實君子之  
所鄙靜言神交之際亦難得而具美豈直鮮其令終曾自聞其善  
始日踰久而益敬蓋惟一人者爾語同志而好合諒今古之皆然  
苟託御而自說徐因芻而請前況英聲與茂實乃絕後而光先似  
臨潭而對鏡若披霧而覩天欽愛顧之罔已良佩服之在旃資淑  
美之上才超羣雄而獨峻德旣深於萬頃牆有高乎數仞思若神  
而泉湧文如華而玉振伊薄軀之固陋謬攝官於夏納知美錦之  
難裁處勢絲而易結幸中途而遽止仰旌旆之踟躕似德星之東  
邁類祥雲之西徂亟畱連於河清或終宴於城隅賞旣延於賓友  
懼亦洽於僕夫嗟灰琯之易逝慨離袂之云促惜日車之不駐恨

流影之難續、觀善誘而不倦、餐好音而未足、佇浮雲之可寄、願無

比乎金玉

藝文類聚  
三十一

設無礙福會教

僚紀大士廣濟義非爲己、道弘羣生種種方便、所以虛已樂靜、表之內經、確乎難拔、著自外典、又加獨往斯意、足論隱不隔真、乃爲菩薩、廬山東林寺禪房智表法師、德稱僧傑、實號人龍、懷道守素、多歷年所、不爲事屈、不爲時伸、上下無常、一相無相、遂能捨彼耆闍來遊垢濁、興言一面、定交杵臼、余以薄德、謬臨大邦、教義未聞、貴賢總至、昔綺季之出漢年、巢許之興唐日、茲適聖主流慈、天澤滂被、異人間出、復在此辰、不勝舞蹈、帝之恩普也、剋今月十日於栖賢寺設無礙會、并致敬開士、躬諮聖福、下筵餐道、凡厥民隸、爰及庶士、罔不率從、咸皆請業、上蒼乾慈、永同彼岸、外依事宣行、弘



讓丹陽尹初表

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戎號、已紊彝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藝文類聚五十御覽二百五十二

遵救捨老子受菩薩戒啟

臣綸啟、臣聞如來端嚴相好、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的、的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啟物、託銀粟以應凡、砥波若之利鎌、收涅槃之碩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露豁雲除、熾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濛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瞶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始乎迦維、德音盛於京洛、恆星不見、周鑿振微、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啟、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

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辨，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眾生。故能隨根逗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與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啟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啟。天監三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臣蕭綸啟。

釋藏陪八  
又賜八

答皇太子示大法頌啟

茲鋒鬱壯，妙辯縱橫。慧給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說，既陳七處。

之禮斯聚拚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蓋鱗開羅散翮香鳥步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高門洞啟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密假鳳皇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蔑如藝文類聚

謝令賚馬啟

連翩絕景沃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西蕃將達宮闔無任城之氣勇降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隆慈戀德銘心曠恩雨淚藝文類聚九十三

與湘東王書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寶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宐敦旨諭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

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  
殞於吳局方此非冤聞問號咷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  
在州所居遙隔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  
應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舉未識大體意斷  
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牆與變體親成  
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噂喑其間委悉無因  
詳究方今社稷危眈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  
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  
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畫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  
餘小忿或宐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柰國冤未逞正當輕重相推  
小大易奪遺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  
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水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  
疾弟復效尤依非獨罪幸寬於眾議忍以事愷如使外寇未除家

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矢多矣矣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望懷安二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充製殊廢備境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於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矣景卒承虛藉膺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矣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癰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精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豈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眚咸欲刺

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  
遠，雄伯當代。唯德唯執，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厲。一匡九合，  
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議。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  
然，無勞請著。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日開關險，道出自東川。  
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押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  
兄遂派流更上，全由餽饋斷絕。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侯  
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號憤，啟處無地。計蕭湘穀粟，猶當紅  
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望，  
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  
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盪秦。  
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爲役。  
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  
紙號迷，諸失次緒。

梁書邵陵王綸傳又蘇文類聚載此有刪節未可互補今別載于後

先朝聖德治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無俟侈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爲蕃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爲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鬪，況弟與湘雍，方須出力，唯親惟急，萬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藝文類聚二十五

揚州僧正智寂法師墓志銘

緣城虛假，欲海漂深，三相難久，八風易侵，實惟上德，爲龍爲光，凝情內瑩，被采外揚，微言折角，精義解頤，有同商生，譬彼名醫，妙法方永，慧水停滋，五通軫慕，四眾增悲。藝文類聚七十七

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

夫夜光結綠，非蚌篋之恆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

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潁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栖滅迹於周代盛德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也其先自帝堯陶唐氏之後胤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止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彩之瑞光宅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夙遠系緒綿長漢興陶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至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爲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祖降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陵颯之雅姿兼宣七善總脩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淳牆仞無以覩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曼倩幼習典墳公幹少誦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慙是以岐嶷流螢黃中著稱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歎曰讀此書便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獲



興諷誦晨夜不輟年二十七爲定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嗣道求  
賢焚林招士朝難其選是日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  
才辭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脩苑囿青溪舊觀便就起築仍  
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邁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  
益以爲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械樸者也  
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  
年登四十志畢山數今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無爲自  
苦明年遂拜表解職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栖  
真慕畱侯之卻粒便具舟楫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  
一疎招茲四皓超然輕舉異世同符爾乃杖策孤征游踐山嶽旣  
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栖託往不能  
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  
其語未見其人我今義通無復其一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

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栖隱、依林遁跡、交柯結宇、剡

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絕

藝文類聚作危峭

組織煙霞、枕石漱

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逍遙閒曠、放浪陵山、嗒然若喪

確乎難拔、屬齊末道消、天命旣否、水鬪穀洛、地震由辰、先生靜思

冥數、預識微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杜絕、昔乃聞之、夏甫、今則見

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謐、先生奉

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天監以來、常有敕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

渥澤湛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游南嶽、茲山也、譬閭風之地、軸

若崑陵之天鎮、八桂俯臨、九純閒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

往、是用忘歸、一十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明徵還、先生茅山別給

解宇、軒后之降精、天老漢帝之致禮、河宗沉於茲日、弗能尚也、養

志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旣善、冥祥亦降、猛獸不據、魍魅莫逢、庭無

荆棘、遠同闕里、階吐神泉、逕動疏勒、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

鳳游集芝英豐潤大造佛像爰及寫經起塔招僧備諸供養自誓  
道場受菩薩法夢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啟聞蒙敕許可葛玄之  
夢見開士朱鸞之遠望尊儀何以擬茲通感匹此微應以大同三  
年歲次景辰二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別年化春秋八十有一  
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禮  
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雷平山若軒轅之葬衣冠  
如王喬之藏劍舄化於茲日可得偶焉先生器宇凝深思識精瞻  
含章貞吉不脩廉隅年將中壽匪踰於矩眉目疏朗儀貌鮮潔實  
亡勸沮多行德惠恫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乃  
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一遁甲之書九章麻象之術幼  
女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  
搜求莫不精詣爰及卞射荀棊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  
華之博物馬鈞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

而已門人恆法闔等慕遙風於緱氏繪遺像於橋陽勒立碑而相質騰絳霄之流芳乃爲銘曰

雷鳥表化棄劍凝神徘徊紫氣照耀丹鱗厥跡猶在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新朗猶懸鏡鬱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游纓綬頡頏搢紳厭平匡救勞彼問津亦旣解組乃襲山巾遠尋巨壑高蹈風塵情無緬世隱不隔真結宇依巖貞棲茂草水玉畱年華精卻老乃有令問兼斯壽考泉過危庭峯臨窈洞露凝蘭階雲生桂棟日斜欄席花落窗窺尚平未反王孫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貿遷豐碑有樹遺烈無焉

文苑英華八百七十三又略見藝文

類聚二十七

### 祀魯山神文

敬與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坂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雨晝零故能徵應不塞

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眾妙之遊、遊丹崖翠嶂、信靈人之響、像霓裳孔蓋、轉日車而競前、駕象垂豹、載靈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洛嬪、空言在側、鳴璆撫劍、俠席徘徊、絳節陳竿、滿堂繁會、奕椒懷精之歡、傳厄代舞之樂、桂醑溢於羽樽、蕙肴盈於蘭藉、既醉既飽、景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包載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化昌而俗阜、俾多祜之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駕、藝文類聚七十九

### 蕭圓照

圓照字明周、武帝第八子、武陵王紀之長子、中大同初、爲益州東齋郎、宋盛永興二郡太守、紀建號、立爲皇太子、

偽爲討侯景啟

侯景未平、急宜征討、已聞荊州鎮、爲景所滅、疾下天軍、

南史五十三、武陵王

紀傳

蕭方等

方等字寶相元帝長子太清三年討河東王譽敗死年二十一  
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有二十國春秋三  
十一卷

與湘東王啟

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

梁書世祖二子傳

散逸論

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  
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為魚因化為  
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  
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恆存掌握舉手懼觸搖  
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梁書世祖二子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二終

全梁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蕭子範

子範字景則齊豫章王嶷第六子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除太子洗馬梁受禪例降爵爲子歷後軍記室參軍司徒主簿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爲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遷宣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隨府遷信威長史領丹陽尹丞除中散大夫遷光祿廷尉卿出爲戎昭將軍始興內史還除太中大夫遷祕書監簡文帝卽位召爲光祿大夫不拜卒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有千字文一卷集十二卷

家園三月三日賦

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時將磔於九門節方郊於七里扇習習之和



風照遲遲之華晷，飛玄翻之土燕，奪丹胸之山雉，聊潔新而濯故式。東流之前軌，居免上漏，樹非榛栗，既無擇於爽塏，曾不訪於凶吉。右瞻則青溪千仞，北觀則龍盤秀出，與歲月而荒茫，同林藪之蕪密。懽茲嘉月，悅此時良，庭散花藥，傍插筠篁，灑玄醪於沼沚，浮絳棗於泱泱，觀翠綸之出沒，戲青舸之低昂。蘇文類聚四初學記四

建安城門峽賦

原夫城門之所都，迺設險於閭區，艱難過於身勢，襟要甚於飛狐。長湍一流而沸涌，層山兩判而盤紆，對巘雙分，千霄帶雲，怪石隨波而隱見，枯槎橫出而不羣，顧瞻左右，重巒接阜，其開如彌，其絕如斗，千乘馳輪，匹夫可守，龍崧呀呬，蹙浪揚華，雁門飲羽，西施浣沙，瓌詭豐隆，質狀不同，班黃綠采，玄紫潛通，水奔湍其如電，聲疾烈其如風，樹低柯而翠鬱，潭隱日而青空。蘇文類聚六

直坊賦

并序

余以天監六年爲洗馬十七年復直中舍之坊感恩懷舊悽然而作

歲惟奄茂清明送風承恩從官自府遊宮信吾生之多幸達六合之大同何坊禁之寥闕對長庭之蕪永門幽幽而重閉室悄悄而內靜應曉刻而坐朝聽鳴鐘而自警雖生風於蟪蛄終罕曜於陽景頗留連於九思恆愍勤於三省於時也春果餘英夏條垂實殿穹窿而起陰槐連拳而負日傷高墉之邈迤觀層扉之鬱律寫學宮於洛都摹畫堂於漢室臺榭千名仙靈閒出

藝文類聚六十二

傷往賦

彼蘭菊之芳茂及藥槿之榮色終於邑乎繁霜俱飄緲於路側引輕華之微珍猶見嗟於有識况獨立之妍媛信盈盈而挺直去倡家而來儀承君子之宴息摧麗容而思進豈蛾眉之肯抑詠美勝而自箴歌忠妾而爲式痛妖姿之不畱惜華年之中天冀熊祥之

永慶忽從飄而先標魂一逝而莫追夕育長而無曉惟君侯之惆  
悵覽遺物而霑巾帷半垂而將下尚仿像而疑眞懷方士之良術

顯有憑而致神

蘇文類聚  
三十四

求撰昭明太子集表

臣聞姬旦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夏啟之  
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京見美長壽一祭  
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  
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訥前  
載備而爲論發輿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  
構音顏緬逸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縛錦縱橫豔思籠葢  
辭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旣異陳王之躬撰  
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露而班輪嚴駕永輟駢駘  
戀主懷茲伏深涕慕冒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蘇文類  
聚十六

爲兒宗正讓都官尚書表

納言之授皇命所由五星懸暉差池紫宮之曲百官根本聯曹建

禮之內孔蔡該博垂芳於兩京陳鍾合木比肩於魏世迺望前英

俯循庸薄義無尸素禮絕祗奉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一

爲蔡合樽讓吳郡表

今吳奧區地迫都輦警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河

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豈可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旨鄧攸

廉白迺著不畱之歌賀劭沈靜猶致題門之責藝文類聚五十一

到臨賀王信威府牋

上藩首佐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

雖佩恩寵還羞年齒梁書蕭子範傳

七誘

幽遁公子不遊義路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爲臣公侯難以爲客有

暴勢大夫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

大夫曰收苗山之鋌採邪谿之銅旣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銀精外通均如屈揚之錦衫繁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兼千萬聲重二都邁茲巨闕超彼鹿盧呈形粹燭表質風胡

大夫曰玉饌方丈蕙肴果器法警吳章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印之珍常山之果醴水之鱗

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邑選佳人於趙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桑於城隅見者忘鋤而畱囑行者下檐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標垂翠帷兮夜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縷之雙針願因之於三鳥

大夫曰若乃帝恩啟土命將朔方守邊鄙而擁角節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於絕域或繫馬於遐疆功格宇宙威振蠻荒

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驪駒龍文重於漢殿魚目貴於西都  
若乃似鹿之體如龍之姿纒以紫纒繫以素絲

大夫曰冬軒陽木夏伐殷材剗劓之功威至鉤繩之妙並來擬天  
文而特建象地戶而高開麗前脩之金屋陋曩日之墳臺若乃緹  
錦遍室丹青被土白珠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葩華栴煥而  
相距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複峻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

大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蛇身之帝牛首之君焉足道哉若  
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陋重華之聰明茂放勳之文思通  
犀文角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鷲銀鳥之錫不絕於史書當此之時  
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竦然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鄙性之所娛  
如今之善誘請就列於康衢藝文類聚

冠羊箴

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諮筮于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

莊爾質德成爾身永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青絢在履丹石  
爲操冰泉厲己務簡朋匹由蘇遊止在戎尚謙推物盡美面諂退  
言弗納于耳直弦矢辭斯爲良士

藝文類聚四十一  
雜覽五百四十一

蕭子顯

子顯字景陽子範第八弟建武二年封寧都縣侯永元末爲給  
事中梁受禪例降爵爲子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  
簿太尉錄事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  
守宗正卿出爲臨川內史還除黃門郎遷長兼侍中領國子博  
士遷國子祭酒加侍中除吏部尚書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軍  
吳興太守卒謚曰驍有後漢書一百卷晉史草三十卷齊書六  
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集二十卷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庖犧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導俗之偏

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豈雲夢之在胷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聖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眇塵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爲。示同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太捨。既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履。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明。本發軫與究竟同流。奧義雲叢。深文海富。前世學人。鮮能堪受。自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紱。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擣以翠縑。刻爲金篆。眾具寶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翊河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爲仙簡。於焉已劣。皇太子乘萬機之暇日。藉



聽朝之間覽譬彼薰風願聞弘說慇懃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  
七年太歲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  
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音  
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於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既而龍袞  
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延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  
容有穆降詔音旨弘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矣輟無窮連環自解  
恣所請問煥然冰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衢楫  
之俟酌加以長筵互陞冠冕千羣充堂溢霽僧侶山積對別殿而  
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雖立不容荆棘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  
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眾星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已下  
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  
千人畫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意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  
眾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

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衛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饌、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眾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奮、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卽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畱心禮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塵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無所言。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縮契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晨、四眾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

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卍字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耀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眾咸所觀瞻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諮諏罔不備舉或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聞而啟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爲之通解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黯如撤燭池氣結舌無人不然萬眾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開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讚歎發願或

語畢還坐，眾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啟，止蒙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複伸請，更蒙二七，而請益之眾，顛斷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親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養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宮一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纈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爲下牀。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己誠起居之恆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

塔及諸齋會不藉于來之民不同大酬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傭資故能權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眾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爲巨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邑節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卽至數十萬眾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恆度府庫常畜固以天下爲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救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食切鼎俎卽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爲常文休者先爲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目旣非馮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旣荷嘉貸未嘗暫怠日中或不得

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幡負擔馳逐家禽野獸殫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眾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啟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

廣弘明集十九

自序

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鶩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

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買說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冀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眾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警易遠梁書蕭子顯傳

### 蕭子雲

子雲字景喬子範第九弟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梁受禪例降爵爲子歷祕書郎太子舍人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尹丞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除黃門郎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入爲吏部長兼侍中出爲貞威將軍臨川內史還除散騎常侍復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還除宗正卿臺城陷東奔晉陵餓死有晉書一百一十二卷東宮新記二十卷集十九卷

歲暮直廬賦

日躔女度歲華云暮衡煙炭燥權重泉涸藏玄武於太陰盛靡地  
於高霧日臨圭而易落暑中杙而南係凝寒氣於廣庭洞層陰於  
端庫初學記風飈切而晚作雲滄浪而晦景霰的礫於彤庭霽歲  
蕤於丹屏諧罌罍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  
於方井藝文類聚三

玄圃園講賦

曰天監之十七屬儲德之方宣惟玉帛之光盛信昌符之在焉於  
是上照天下漏泉輪囷之氣吐煙日月之景揚員乃聖武之龍飛  
載為家於天下思承規於景數遂長發而明社若重光於有周似  
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列曜播洪鐘於脣雅去茲永福來即東朝  
文物是紀聲明是昭發玄章於粉繒靡青綵於翠翹鑿納那而垂  
藻笳和鳴以承籥載錫其光令聞令望察情幄帳護齒虞庠性與



天道言爲珪璋詩史遙集禮易翺翔義華洛水文麗清漳昔七覺  
之吐華高人天而爲長道西被乎日用法東流而未明故授神前  
於文昌寄寶船於明兩異昔談而同世亦千年而影響開填填之  
法雷見慧雲之初爽真如之軌旣接發揮之功已躡開金泥剖玉  
牒削蒸栗之簡採羅樹之葉石室靈篇南宮神籙所以一音不已  
而待規重矩壘者矣惟至人之講道必山林之間曠彼柰園與杏  
壇深淨名與素王模清遊之浩漭擬樂賢之隆壯睿情杳然是焉  
供帳乃高談玄圃之苑張樂宣猷之上觀夫靈圃要妙總禁林之  
叫窳稟輦道之三星躔離宮之六曜寫溟淩沼方華作峭其山則  
別施雜象佃僧誦詭坂塚嶽辭夏含霜雪下則谿壑泓澄虹螭降  
升上則青霄丹氣雲霞鬱蒸金華琳碧銀燭硬石藻玉摘白丹瑕  
流赤周以玉樹灌叢紫桂香楓質蓄含人桃枝育蟲妙草的篠靈  
果垂蔓長卿寒翠簡子秋紅崖戴雲而吐雨木鳴條而起風中有

蘭渚華池，涿流淵澗。激水推移，彌望杳漠。倒飛閣之峩峩，漾釣臺而浮迴。張翠帳於鴻船，泛羽旒於雀艇。鳥則杉雞繡質，木容錦章。戴勝吐綬，鸚鵡鷗香。璧龜紫鼈，鸛鷓鴣鴛。風鳴日思，高廣浮長。內則錢荇菱華，菡萏散葩。硨磲巨石，隕施碧砂。離筵比目，累綺紅蝦。漂青綸之蕤折，蕩碧組之鬢髻。銅龜受水而獨涌，石鯨吐浪而戴華。所以藉園籞之壯觀，將髣像於毗耶。於是清宮廣闢，宿設宵張。華燈熠燿，火樹散芒。斂閃六尺籠，叢九光。穎若流金之出沙嶼，粲若列宿之動天潢。朝曠朗而戒旦，雲依霏而卷簇。輕輦西園，齊宮北邠。文衛濟濟，僧徒肅肅。法鼓朗而震音，眾香馥而流馥。亦有百獸，眈眈嚙嚙。雲車九層，芝駕四鹿。吳姬楚豔，胡笳燕筑。常從名倡，戲馬蹋鞠。巡少陽，渡紫復，繞崇賢。嗽承祿，揚散華。之飄颻，響清梵。於林木，燈王歸而贈筵，香積來而獻熟。似眾聖之乘空，若能仁之在日。旣而俄軒有睟，肆筵授几。高殿肅而神嚴，微言欣而奏理。煥

嘉語於丹青、得親承於音旨、智周物而爲心情、研幾而盡諦、言超  
超而出象、理疊疊而踰繫、類災兩娛心之談、未足云晉儲真假之  
理、豈能逮史臣乃載筆撰功、請事其職、賦金相玉、式世旣聞、甘露  
之言、民已登仁壽之域矣、將奉瑤宮之軌、陪雲樓之軾、福穰穰、委  
如山、長莫長、永無極、廣弘明集  
二十九上

請改郊廟樂辭啟

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孔子之迹、載革牟俎、德  
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  
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鬯、丘坻燎尚  
言式備牲牲、北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  
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鐘、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  
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梁書蕭  
子雲傳

答敕改撰郊廟樂辭

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牲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卽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梁書蕭子雲傳

荅敕論書

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

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救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  
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  
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

梁書蕭子雲傳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德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三終

全梁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蕭子暉

子暉字景光一作景先子雲弟爲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出  
爲臨安令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  
郎驃騎長史有集九卷

冬草賦

有閑居之蔓草獨幽隱而羅生對離披之苦節反挺歲而有情若  
夫火山滅焰湯泉沸瀉日悠揚而少色天陰霖而四下於時直木  
先摧曲蓬多隕眾芳摧而萎絕百卉颯以徂盡未若茲草凌霜自  
保挺秀色於冰塗厲貞心於寒道已矣哉徒撫心其何益但使萬  
物之後凋夫何獨知於松柏藝文類聚  
八十一

反舌賦

彼陶嘉之盛月氣依遲於池沼眷霏霏之花落愛翹翹之令鳥無榮辱之可因弄樞機而自表爾其聲也嘹唳胃結鬱抑榮咽繁音瑣碎眾響攢截或急嘯赴機或緩引趨節或洪纖共起或長短俱折意疑續而更斷謂當舉而忽垂聲憑林而逾厲響因風而益危

蘇文類聚九十二

蕭珍素

珍素

梁書作

南蘭陵人宋郢州刺史思話孫仕齊至太子洗馬

入梁累遷丹陽尹丞南徐州治中徵為中書侍郎辭不就天監八年卒親故私謚曰貞文先生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并伏見較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絕曠劫多幸獲班妙訓接足頂受歡敬載懷竊謂神道寂寞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蕪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味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慧雲

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使兩諦八解獨闕皇言九部三藏偏蕪國學嗚呼可爲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樓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弭故使羣疑異學習以成見若不稟於先覺實終累於後生道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視與龍宮并閱至德與寶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眞道卽孝享以弘覺性照此困蒙拔茲疑網雖復牟尼之柔軟巧說孔文之博約善誘曷以喻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運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誠香於鳳闈藻覺華於宸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也弟子無記識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慙吝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塞甫爾心慮昏悖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謔展親承至教也弟子蕭珍素頓首和南

明



蕭介

介字茂鏡，珍素從弟。齊永元末，爲著作佐郎。天監中，除太子舍人，遷尚書金部郎，轉主客郎，出爲吳令。普通中，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中，除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中，爲武陵王府長史，出爲始興太守。徵爲少府卿，加散騎常侍。進侍中都官尚書。大同二年，致仕，就家授光祿大夫。

諫納侯景表

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赦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卓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

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  
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  
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  
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  
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  
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  
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  
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

梁書蕭  
介傳

蕭琛

琛字彥瑜，彭素族弟。齊永明中爲太學博士，歷郡主簿、舉秀才，  
遷司徒記室，進右長史，出爲晉熙王長史，行南徐州事，還兼少  
府卿、尚書左丞。中興初爲驃騎諮議，領錄事，遷給事黃門侍郎。  
梁臺建爲御史中丞，天監初遷左庶子，出爲宣城太守，徵爲衛

尉卿遷員外散騎常侍除中庶子出爲平西內史江夏太守遷  
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歷護軍長史太尉長史又出爲東陽太守  
遷吳興太守普通初徵爲宗正卿遷左民尚書領南徐州大中  
正太子右衛率徙度支尚書左驍騎將軍領軍將軍轉祕書監  
後軍將軍遷侍中大通中爲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中大通元  
年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改授侍中特進卒諡曰平子有皇覽  
抄二十卷

嗣君廟見議

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  
業承天而不虔敬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卽政  
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  
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  
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

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  
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  
謁事或是偶有關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  
哭之後卽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  
在宮亦從郊祀若講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  
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爲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  
廟既同有蒸嘗何爲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已謁廟  
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  
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屢  
誠一廟駿奔萬國南齊書禮志上永泰元年有司奏應廟見不出  
書令徐孝嗣以爲無廟見之文左丞蕭琛議奏  
可

郎官緦杖密啟

郎有杖起自後漢尔時郎官位卑親王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

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悉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赦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入懷慙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

南史十八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琛乃密啟帝從之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敕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緣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搗自壞誦讀藻抗頂戴不勝家弟閭短招愆今在北理公私煎懼情慮震越無以仰讚洪謨對揚精義奉化

聞道伏用竦性，眷獎覃示，銘佩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弘明集十

難范縝神滅論 并序

內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眾口，日服千人。予意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誦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爲之宗廟，則以爲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患。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爲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辯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逸然。如靈質分途，與毀區別。則予剋敵得僞，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耶？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

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

得相異。凡問答並續原論難為探辭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其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氣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昏，昏故以見為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塞，壅故以明為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思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勑，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與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昔小臣夢負公登天，而或理所不容。呂繡夢射月中之兔，吳人郢負公出，請刺之，類是也。

先覺未兆呂君夢天名其子曰庚魯人夢或假借象類蔡氏夢禾  
濬夢三刀為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遊人或乍驗乍否般宗夢得  
州之類是也或即事所無夢騎之類是也或乍驗乍否傳說漢文  
夢獲都通驗也或否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  
事眾多不復具載  
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覲雖復扶以  
六夢濟以相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  
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  
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  
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  
用必摧其鋒鏖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刃存即是神亡而形在  
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邪刃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其亡雖  
能近取譬理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也、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猶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

此骨骼從何而至。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豈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咎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

則形廢立也。卽是榮木廢也。卽是枯木。子何以辯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蜩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節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旣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辯哉。

問曰。形卽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分。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旣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

臟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爲慮本。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卽神全，體傷則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別趾，兵略愈明，虜浮解腕，儒道方謚，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嚮映月，主人端居中靈，以收四時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

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卽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卽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又云、心爲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俱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啟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之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助華之容、龍顏馬口、軒轅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

聖人區分、每絕常品、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妄、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故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虞帝、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鴈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以心器不均、雖兒無益也、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一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麟驢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渝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豈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死者眾、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卽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鸚鳳，不得為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鸚號鸚，鳳曰神，鳳名既殊，稱兒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觀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皋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於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為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既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器、叟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氣邪？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

兒當作貌

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近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趣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也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不關周給立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尙擁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



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壘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辯其指，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蠶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遁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靈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稽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眾多之佛，親戚棄而弗賙，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利上，丹金糜

子瑛丁而謂爲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子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罔君親下虐僑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親惟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之哉犯蟲魚陷於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尙於曾參若伊尹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爲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誠也若能鑒彼

流宕、暨不在佛、觀此禍福、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宏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引

集

蕭靡

靡南蘭陵武進人、齊侍中尚書令、行荊州刺史、穎胄子、天監初、襲巴東公、歷中書郎、太子洗馬、早卒、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悅、主上凝神天縱、將聖多能、文奧不刊、辭溢繫表、義證周經、孝治之情、爰著旨、該釋典、大慈之心、彌篤謹置之座、隅陳之机、枕寢興、鑽閱未用、書紳班示、不遺、戢眷良厚、弟子蕭靡和南、弘明集十

蕭和

和爵里未詳、初學記以

螢火賦

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琳乍依欄而回亮、或倚牖而舒光、或  
翔飛而暫隱、時凌空而更颺、竹依窗而度影、蘭因風而送香、此時  
逸趣方適、良夜淹留、眺姮娥之澄景、觀熠燿之羣遊、類乾沙之飛  
火、若清漢之星流、入元夜而光淨、出明燈而色幽、時臨池而汎影、  
與列宿而俱浮、覺更籌之稍竭、見微光之漸收、爾其斜月西傾、獨  
照蓬櫺、矚曙河之低淡、聞伺廟之遠聲、望落星之掩色、見晨禽之  
曉征、悲扶桑之吐曜、騎微軀而不明、寫余襟其未盡、聊染翰以書  
情、初學記  
三十

蕭綺

綺、爵里未詳、梅賾註以  
為梁人

拾遺記序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

篇皆爲殘缺常僞秦之季主網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沒爲戎  
墟宮室榛蕪書藏燬荆棘霜露豈獨悲於前主鞠爲禾黍彌深  
嗟於茲代故使典章散滅黷館焚埃皇圖帝冊殆無一存故此書  
多有亡敗文起義炎已來事訖西晉之末五運因循十有四代王  
子牟乃搜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朴愛廣向奇憲章稽古之  
文綺綜編雜之部山海經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辭  
趣過誕音旨迂闊推理陳迹恨爲繁冗多涉禎祥之書博采神仙  
之事妙萬物而爲言蓋絕世而弘博矣世德陵夷文頗缺略綺更  
刪其繁紊紀其實美搜刊幽祕摭采殘落言匪浮詭事弗空誣推  
詳往迹則影微經史考驗真怪則叶附圖籍若其道業遠者則辭  
省朴素世德近者則文存靡麗編言貫物使宛然成章數運則與  
世推移風政則因時週改至如金繩鳥篆之文玉牒蟲章之字末  
代流傳多乖曩跡雖探研鑄寫抑多疑誤及言乎政化訛乎禎祥

隨代而次之。土地山川之域，或以名例相疑，草木鳥獸之類，亦以聲狀相惑。隨所在而區別，或因方而釋之，或變通而會其道。寧可采於一說，今搜檢殘遺，合爲一部。凡一十卷，序而錄焉。拾遺記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四終

全梁文卷二十四

蕭綺

十三

全梁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沈約二

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宋征虜將軍林子孫。孝建中，爲奉朝請。歷安西外兵參軍，征西記室參軍，帶關西令。元徽末，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齊受禪，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歷太子步兵校尉，遷家令，兼著作郎。進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兼尚書左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初，除吏部郎，出爲監朔將軍、東陽太守。永元初，遷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改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義兵起，爲驃騎司馬。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加侍中。遭母憂，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進侍

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改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加特進天監十二年卒年七十三謚曰隱侯有謚法十卷四聲一卷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宋書一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宋世文章志三十卷翹言十卷俗說五卷雜說二卷袖中記二卷袖中略集一卷珠叢一卷集鈔十卷集一百一卷

擬風賦

若夫搖玉樹響金扉拂九層之羽蓋轉八鳳之珠旒時卷瑤臺翠蓋乍動佚女輕衣此蓋羽客之仙風也

藝文類聚二

麗人賦

有客弱冠未仕締交賊里馳驚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躡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



步憺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糾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  
延仁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珮動翠來脫薄  
妝去鬢餘膩沾妝委露埋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魏文類  
卷十八

傷美人賦

信美顏其如玉咀清哇而度曲思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  
螭雲之高帳陳九枝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合歡之芳褥言歡  
愛之可永庶羅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伊芳春  
之仲節夜猶長而未遽悵徒倚而不眠往往徘徊於故處魏文類  
卷三十四

愍塗賦

結榜窮渚思臨長嶼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  
之無緒懽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余思之  
方阻日掩長浦風掃聯葭疊雲凝憤廣水騰華聽奔沸於洲嶼望  
掩曖乎煙沙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免悽愴於羈離亦殷

勤於行路，歎余塗之屢蹇，奚前芳之可慕。魏文類聚

憫國賦

余生平之無立，徒跡弛以自閑。處圍城之樸樸，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咸情顏而相顧。畏高衝之比擬，壯激矢之南度。駭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豎，旗落落而疎布。時難紛其未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蟻於玄胃，垂葆髮於緹胡。魏文類聚

郊居賦

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泊，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聘，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僞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徧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標，寥廓入蓬壺之荒茫。旣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

論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或有晉之隆安。集  
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蹀如  
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步天遠而誰謀。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  
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卽。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  
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脩衢以騁  
九遷。華扉而來啟。張高衡而徒植。銜逸陌之脩平。面淮流之清直。  
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宸隆。經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  
傲廬之難保。若雷箨之從風。或誅茅而剪棘。或旣西而復東。乍容  
身於白社。亦寄孳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  
而軫念。望東臬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縻於天壤。應屢歎於  
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惛惛而無爽。路將殫而彌  
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  
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

當作大

升陲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跌而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  
牢而被蔽。始歎絲而未覩。終適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  
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  
云稔。盛方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塲。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  
枕。旣牢籠於媯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  
鼓立澤於天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值  
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  
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啟基。翼儲光  
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  
貴仕。罕紆情於巨窟。譬叢華於楚楚。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  
甍。竝高門於北闕。闕重扇於華閭。豈蓬蒿所能沒。教傳嗣於堦壤。  
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  
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

編霜炎。葢寒菜。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疇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策。決滄沔之汀澗。寒井發之淪埭。藝芳枳於北渠。樹脩楊於南浦。遷瓊牖於蘭室。同肩牆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陰於庭地。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觀。漸沼泚於露垂。周階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蘩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飡嘉實而卻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豨綠施。天苔山韭。雁齒麋舌。牛脣。餽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或繫窗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園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紛披荔鬱。吐綠攢朱羅。窗映戶。接露承陽。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葢。銜素藥於青跖。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嘔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頰。好葉隱而枝藏。乍闐闐而來往。其

水禽則大鴻小雁。天狗澤虞。秋鷺寒鴉。脩鷓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滢澿之輕軀。翅揮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鱗鉅鰓。碧鱗朱尾。脩頰偃頰。小則戲滄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與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己而求足。竝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筆食而樂在。鄒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踟念。幸取給於庭廡。緝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褻爨於曉蘇。不抱怒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遺。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干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巽維而騁目。卽堆豕而流版。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肆四牡

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嘯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  
足俛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厭將通人之遠  
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徒曠識方阜於歸津帶脩汀於桂渚  
筆舉鍾於壘秦路縈吳而款越塗破海而通閩懷三島以長念伊  
故鄉之可珍寶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芳春何東川之泏泏獨流  
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遊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  
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惟一朝冥漠西陵忽其  
葱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鉉終以魚龍瀾  
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竿貴則景魏蕭曹親則梁武周且莫不  
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  
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包江漢而爲宇徒徵  
言於石椁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脩同原陵之廡廡盍知蟻  
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踴東嶽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

蓋昔儲之舊苑，寶博望之餘基。脩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楹。千楹捷蝶，百拱相持。阜輟林鴛，蘭榭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慢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良域，覲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寶遺訓之可秉。始滄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鸞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駢。匪爽言以自誇，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峩崇峯，喬枝拂日。巖巖岩峩，岑崒墜石。堆星岑崒，啤吼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磴橫插，洞穴斜縷。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互繞州邑，款跨郊坰。素煙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墟。成顛沛於虐豎，康敏衿於虛器。穆恭已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弱飲以致災，安忘懷而受祟。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繼武，殆隆平之可至。



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駢駒。室  
流桂醕。降主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濱。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  
南楚。揚玉桴。握椒霜。况臨風以浩唳。折瓊茅而延伫。收惟空路。邈  
遠。神蹤遐闕。念甚驚飆。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啟玄扉於三達。  
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益。或結椽於巖根。或開櫺於木末。室  
閭蘿葛。檐梢松栝。既得理於兼謝。固忘儂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  
陵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己於茲日。豈期心  
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倚茲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  
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  
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  
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獸  
依墀而莫駭。魚物涖而不綱。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  
開花。初英落葉。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

荷曉舒。輕風微動。芬芳襲余。風驅屑於園樹。月繪連於池竹。蔓長  
柯於簷柱。發黃華於庭菊。冰懸墀而帶坻。雪繁松而被野。鴨屯飛  
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竝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實情性之  
所留滯。亦忘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頽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  
軫而同歸。懼殊方而竝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華。菊開吳娃。前  
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  
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  
一。案書統約傳又見藝文類聚六十四有刪節

愍衰草賦

愍衰草。衰草無容色。憔悴荒徑中。寒菱不可識。昔時兮春日。昔日  
兮春風。銜華兮佩寶。垂絲兮散紅。巖隈兮海岸。冰多兮霰積。布綿  
密於寒皋。吐纖疏於危石。彫芳卉之九衢。實靈茅之三脊。風急嶂  
道難。秋至客衣單。既傷簷下菊。復悲池上蘭。飄落逐風盡。方知歲

早寒流螢暗明燭雁聲斷裁續霜奪莖上紫風銷葉中綠秋鴻兮  
疏引寒鳥兮聚飛徑荒寒草合草長荒徑微園庭漸蕪沒霜露日  
清夜甄文類聚

高松賦

鬱彼高松。植根得地。託北園於上。依平臺而養翠。若夫蟠株聳  
榦之懿。含星漏月之奇。經千霜而得拱。仰百仞而方枝。朝吐輕煙  
薄霧。夜宿迷鳥羈雌。露雖滋而不潤。風未動而先知。既梢雲於清  
漢。亦倒景於華池。輕陰蒙密。喬柯布濩。葉斷禽蹤。枝通援路。聽駭  
駭於既曉。望隱隱於將暮。曖平湖而漾青綠。拂增綺而籠丹素。於  
時風急壘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懸。檀欒之竹可詠。鄒枚  
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遠。孤射之想悠然。擢柔情於蕙圃。涌寶思  
於珠泉。豈徒爲善之小樂。離繳之短篇。若此而已乎。甄文類聚

桐賦

龍門之桐遠望青葱專巖擅嶺或孤或叢枝封暮雲葉映晝虹抗  
關襟以極龍拂雕窗而團露喧密葉於鳳晨宿高枝於鸞暮合影  
陽崖標峯東陸俯結立陰仰成翠屋乍髣髴於行雨時徘徊於丹  
轂遙齊綵於碧林豈慙光於若木藝文類聚  
八十八

天淵水鳥應詔賦

天淵池鳥集水漣漪單汎姿容與羣飛時合離將騫復斂關迴首  
望驚雌飄薄出孤嶼未留宿蘭渚飛飛忽云倦相鳴集池窺可憐  
九層樓光景水上浮本來暫止息過此遂淹留若夫旅浴清潔朋  
翻迴曠翠鬣紫纓之飾丹冕綠襟之狀過波兮湛澹隨風兮迴漾  
竦臆兮開萍盛水兮興浪藝文類  
聚九十

反舌賦

咨玄造之大德播含靈於無小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鳥之  
嘉容之可翫因繁聲以自表其響也儻詭譎嗜紫紆離亂駢浮迴

合出危瑣散或發山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含意於將曉亦流妍於  
始且雜沓逶迤噉跳參差攢矯動葉促轉縈枝分宮析徵萬炬千  
規因風起呀曳響生森對芳辰於此月屬今余之遵暮倦城守之  
誼疲愛田郊之閒素眷春物而懷之聞好音於庭樹蘇文辨聚  
九十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五終

全梁文卷二十五

沈約

八

全梁文卷二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沈約二

授祭法度廷尉制

門下民命所懸繫乎三尺止殺除殘寔出乎此是以皋陶作士五刑惟明于張蒞官世無冤獄且漢代律書出乎小杜吳雄以三世法家繼爲理職郭恭以律學通明仍業司土爰及晉氏此風未泯叔則元凱並各名家自茲厥後斯尙漸薄迄至于今損棄頓盡衣冠士子恥復用心州郡姦吏恣其取捨舞文弄法非止一塗朕膺天受命爲兆民主每一念此忘寢與食尙書剛定左曹郎中祭法度少奸律書明曉法令世之所廢篤志不怠至於章句踳滯名程乖礙莫不堪酌厥衷允得其門方欲寄以國刑開示後學拔才取士豈有定方自世道澆流浮僞雲起量計多少辯校雖凡若遵往







勸農訪民所疾苦詔 隆昌元年正月

門下執耜墾蹇則如懸此室秉機或憤則無褐終年非怠非荒雖  
由王道不稔不莠實寄民和頃歲多稼無麥遺乘如積而三登之  
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民外務刑章治緒未必同  
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冤旒屬念無忘風興可嚴下州郡務茲耕  
殖相畝闢曠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民天又詢訪獄市博聽謠  
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無使瘡痍之苦載興比屋主者詐為科格  
稱朕意焉 文苑英華四百六十二又齊書鬱林王紀略有剛節蹇  
蹇作蹇忘實寄作實賴務茲作務茲民天作天民科格  
作條

封申希祖詔 永泰元年

門下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申希祖志器沈隱  
才略開濟在昔多難任參心箴爰及中興忠款彌著契閣艱虞盡  
其心九遠孺猥侵斥武節颯騰殘寇外殄危城獨臥休庸茂績朕

有嘉焉宜錫茅土以時勤烈可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本官如故

主者施行文苑英華

四百十六

南郊教詔

門下朕昧旦夙興念茲治道而明不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

致隆平日頃多故戎役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禮參用未臻

和簡向隅之情永言增歎今郊禋載洽幽明允從思隆嘉祉被之

兆庶可大赦天下主者施行初學記二十文苑英華四百二十四

為齊明帝遺詔

徐令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左僕射常侍護

軍如故江祚可右僕射江祚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大事委陳

太尉內外眾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遷光坦之江祚其大事與沈文

季江祚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悅蕭惠休崔慧景南齊書明

南史五十二沈約傳云明帝

册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

立太子赦詔

永元元年四月

門下朕夙繼璿旂君臨四方夕惕寅畏若寅淵谷思所以光闡洪基克隆鼎命王公卿士咸以爲樹元立嫡有邦所先守器傳統於斯爲重是用俾茲幼蒙體乾作貳永固宗祀以貞萬國元良之寄非獨在余宜令嘉慶被之億兆可大赦天下賜民爲父後者爵一

級主者速施行

文苑英華四百三十二

赦詔

永元元年九月

門下朕蕭纂乾統思弘祖業方欲克廣法猷靈濟遐邇實賴羣才共康世務至於股肱宗戚情委特隆垂拱責成緝熙是寄而各包藏禍心規縱醜逆朕每存容隱冀或能改而靡懲前愆彌結後覺七百業艱宗廟事重不得不垂涕行戮以義斷恩或藩屬皇宗或睦姻近戚夫豈不懷社稷故也雖四門已穆羣凶靡餘而泣辜之歎義兼自昔方勵精思治登賢任官隆平之化庶從茲始宜播嘉

惠威與維新可大赦天下自今月二十日昧爽已前謀反大逆手  
殺人以下皆赦除之頃歲軍旅繁興叛征者眾其質繫家屬及同  
伍代役三署見徒詳所由原遣主者施行文苑英華四  
百三十一

授王亮左僕射詔

案事在齊永元初梁書王亮傳作右僕射

門下朝端任重刑政斯出自非民望時宗莫諧茲舉通直散騎常  
侍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王亮器識夷遠風鑒清奧贊務釐朝  
庶績惟允宜崇名器以副具瞻可尚書左僕射主者速施行文苑  
英華

三百八十五

沈文季加侍中詔永元元年

門下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西豐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沈文  
季業宇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誠著匪躬難起非慮密邇墉圻  
罄力盡勤萬維增固寵服攸加寶為朝典可侍中僕射新除侯如  
故主者速施行文苑英華  
三百八十八

崔慧景加侍中詔永元元年

門下護軍將軍樂安縣開國子慧景志氣淹通識履詳正誠烈款  
盡義簡朕心加榮近侍抑惟廟序可加侍中子如故主者速施行

文苑英華  
三百八十

王亮王瑩加授詔永元元年

門下京輔華貫端副要重政首民經任切朝寄尚書左僕射亮澄  
哲淵深道風清逸時宗民與僉望所歸中領軍南徐州大中正南  
鄉族榮德宇夷曠鑑識凝遠口口協隆內外允諾遊徒從憲躬衛  
時難氛禮既澄並宜光贊緝熙穆茲景化亮可侍中丹陽尹瑩可  
侍中尚書左僕射本官中正侯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文苑英華  
三百八十

臨川王子晉南康侯子恪遷授詔永元元年

門下侍中臨川王子晉志業清敏器尚夷通祕書監右領軍南康  
縣開國侯子恪理識閑悟思懷韻警宜出聞朝政入侍帷幄子晉

可左民尚書子恪可侍中王侯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文苑英華三百八十一

大赦詔 永元二年

門下王室多難禮洽相仍昔歲紛阻鋒交九達今茲狂煽兵連萬  
雉時事屯見罕有斯逸故令迷疑互起向背者多元惡既懸猜懼  
彌廣奔亡草澤自反莫因近雖曲赦與之更始而愚昧之徒猶多  
竄伏且邊寇未夷役連遐邇刑政弛張陷罪非一思所以廣敷嘉  
惠被之億兆可大赦天下凡與崔惠景協契同謀首爲奸逆爰及  
降叛輸力盡勤良由世道交喪流源浸遠風概靡立以至如斯悉  
皆盪滌一無所問凡諸反側咸與維新並加宣慰還復民伍國信  
之明皎如日月撈勒畿要咸使聞知惟崔惠景諸子不在赦例主  
者施行 文苑英華四百三十一

授蕭重佖左僕射詔

門下尚書萬事之本隆替是寄總司頓闕宜速有人征虜將軍吳

與太守建安縣開國子蕭重侯才學淹通識裁詳允內著嘉庸外敷美政入副朝端僉議斯在可守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文苑英華三

百八十五

南郊恩詔

門下朕肅薦乾明君臨率土雖日晏劬勞而仁恕未洽星瓘驟迴履端告始禋饗云備誠敬兼申宣和布澤情深待且凡內外文武可各賜勞一年赦亡未擒若百日內自首還役不問往罪女子質繫悉且散遣文書輕重生罪並皆從原主者詳爲條格疾速施行

文苑英華四

百二十四

劉暄封侯詔

門下南國是式事昃興周原鹿啟土義昭洪漢領軍身親德之重朝野式瞻在昔中興任推心膂哀疚眇然未堪多難允賴徽猷嗣隆寶業及釁起不虞咫尺宮禁內參嘉謨外宣戎略密勿劬勞誠

力備盡宗社克固寔倚高謨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況忠勳至感義  
兼於此者乎宜錫圭裂壤允副僉屬可封開國縣侯食邑二千戶  
主者施行  
王亮等封侯詔

門下尚書左僕射亮中領軍南鄉侯南徐州大中正瑩守吏部尚  
書志並時宗民秀徽望允集協贊朝機彝倫是寄秉文經武任惟  
腹心方賴嘉謨克弭時難宜疏爵建社與國同休亮瑩可各封一  
千五百戶開國縣侯本官中正如故志封千戶開國縣侯本官如  
故主者速施行  
常僧景等封侯詔

門下廬陵王中兵參軍事宣閣將軍軍主新除右軍常僧景車騎  
江夏王參軍事宣閣將軍新除右軍中郎將薛元嗣安東廬陵王  
參軍事振武將軍徐元稱假監朔將軍廬陵王國侍郎延明主帥



殷係宗前軍將軍宣閣格虎隊主馬廣或氣略強果或志識貞濟  
或忘家奉國誠著夷險方寄戎昭克濟時難宜命爵啟土以獎厥  
勞可封一千戶開國縣侯本官新除驅使悉如故主者施行

口口  
口口

封三舍人詔

門下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南高平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沈徽等  
給事中驍騎將軍臨淮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王暄之監朔將軍  
南濮陽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裴長穆並以素習清本服勤禁省  
契關劬勞自須多難軍國務殷內參帷幄外濟師旅忠規款志義  
感朕心宜錫茅社同茲賞冊可封三百戶開國縣伯本官郡驛使  
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文苑英華  
四百十六

立左降詔

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罰罪之奏日聞於蚤朝弊獄之書亟勞于晏

寢免黜相係補代紛紜一離讐囚乃永歲凡非所以弄環錄用隨分盡才者也是故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自今內外羣司有事者可開左降之科

初學記二十

降死罪詔

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枝之慶未廣椒掖勝衛之地猶闕蕃屏言念弓韜不能忘懷策三子始有盤石之資於焉彌固慶雖自己恩加覃及凡死罪可降一等五歲刑降二等三歲刑以下並悉原放

初學記二十

改天監元年赦詔

門下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禪代相舛遭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闇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庸當期運乘此時來因心萬物遂振厥地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蹤義均慙德齊氏以代終有徵歷數

云改欽若前載集大命于朕躬願惟菲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  
 膺景業執禋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迹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川  
 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慶澤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  
 改齊中興二年為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加位二等鰥寡孤  
 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遺布口錢宿債勿復收其有犯鄉論清  
 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前法與之更始長從教繫之身特皆  
 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榮一依舊典文苑英華四百二十一又  
 梁書武帝紀中有刪節

封授臨川等五王詔

天監元年四月丙寅

門下神牧帝鄉

裁文類聚作  
神州帝鄉

冠冕列岳渚宮樊鄧彤勝是歸居中

作衛豈宣戎勳

裁文類聚  
作戎重

隆茲寵號寔允舊章竝非親勿居惟賢

斯授西中郎將護軍宏朕之介弟早宣德譽董一藩政緝是嘉庸  
 國禮家情瞻寄隆重使持節督南徐兗二州諸軍北中郎將南徐  
 州刺史秀風穎雋邁識業標節住居藩軌政以化成使持節都督

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北將軍監蠻校尉雍州刺史偉體韻

淹穰神寓凝正經綸夷雅藝文類聚參贊王業冠軍右衛將軍恢

神檢外洽淵量內湛奉職鈞陳周衛以穆使持節督荆湘益監南

北秦七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愔秀識冲情允文允武經

啟王業寔有厥勳竝契關綢繆分形竝氣處家盡其匪躬朕承運

迭興光宅四海藩維廣樹經朔攸屬出納之宜望實惟允宏可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封臨川

郡王秀可進號征虜將軍餘官如故封安成郡王偉可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雍梁荆益南北秦六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

軍事監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建安郡王恢可侍中前將

軍領石頭戍事領兵景佐封鄱陽郡王愔可使持節都督荆湘益

監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封始興郡王食邑各二千戶

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四又略見  
藝文類聚五十一以為任防作

立太子詔

天監元年十一月甲子

朕屬當期運。係迹前王。思所以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嫡。守器承祚。乃秀挹羣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仰副宗祏。承華肇開。崇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霑溥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量錫幣帛。

藝文類聚十 六初學記十

立內職詔

刑于垂訓。周文所以表德。壺闈失序。漢氏所以喪邦。並破諸方策。式昭戒勸。魏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內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縟。遂設九品。且擬外朝。填委椒掖。徵費無已。自此相仍。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命自天。始基初學記 七百思所以立防自邇。貽厥方來。前代職品。所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藝文類聚十 五初學記十

搜訪隱逸詔

高尚其志，義煥通爰。山林不出，訓光悼史。朕聽朝晏罷，尙想幽人。蒲玉之禮，仁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遐遠。若有道映丘園，事浮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術室，而寘几杖，開東序而授衮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藝文類聚三十七

資給何點詔

遠趣高情，前王所貴。義兼昔款，信用興懷。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竝出在所。日契資須，太官別給。旣人高曜

卿故事同垣下

梁書何點傳藝文類聚三十七

酬荆雍義士獻物者詔

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罄產，同致厥誠。言稔一槩，恩有所酬。

其雍荆郢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蠲報焉

初學記二十

南郊恩詔

天監四年正月辛亥

門下卜日禋饗政道莫先厚下布澤哲王是務朕仰祇靈眷俯臨億兆歲象迴環恭事亡及牲玉必薦感故備申升煙燎於穹昊致精誠於太一思霑飄潤惠茲窮生應天監三年內犯奪勞及左降可悉原降繼市職不充人身及家口質繫悉散還私家督備前歲三五犯譴因及隨曹景宗授司州委叛應適役者並量所蠲降尚書所檢巧陳淫辭普更開恩百日各聽自首不問往罪京師三縣尤窮之民詳加賑恤主者速條格施行

文苑英華四

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

天監六年正月辛酉

徑寸之寶或隱沙泥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聞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菁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聞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沈浮靡漏遠邇兼得者乎四

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可各  
詮條布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探大小以聞梁書武帝紀中初  
學記二十以爲沈

王茂加侍中詔天監六年七月

門下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總儲宮朝難其選望蔡縣開國公新  
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開艱夷情深恆寄顯命  
載加允副僉屬可侍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開國公如故給鼓吹  
一部主者施行文苑英華  
三百八十八

梁武帝踐祚後與諸州郡敕

欽惟邃古爰及近代雖禪代異時而成功一揆豈惟靜民盪亂實  
由符運總集故能啟業垂統光宅區夏齊氏邁茲昏諛斯亡奄及  
民命蠢蠢倒懸非喻朕大懼四海舟覆二象雲傾億兆與崑岡並  
燎縉紳與藜崇共日永言悽悼發憤經營推鋒投袂電擊風掃藉



上天之靈因能器之用德未半古功侔前烈齊民既欽若虞夏高  
揖萬邦兼以冥符先著樂推攸在幽顯宅心辭不獲命猥以虛寡  
君臨萬國川壑之懷寤寐盈慮方欲昧且不顯日昃忘勞思與賢  
能康濟世道卿推旄萬里共治是寄當求民瘼畱念獄市威斷以  
御強猾仁惠以撫貧孤使遠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虛位欽能懸爵  
仁效勿令漢代璽書獨行於自古晉世班條靡用於茲日想加克  
勉副其側席魏文類  
卷十四

爲武帝與謝朓敕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  
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爲  
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  
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虚心  
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龍襲衮出野

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  
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  
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  
又與何胤救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  
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尙蘊方策息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  
慕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  
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  
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尙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紜憂  
賢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  
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進面在近梁書何胤傳高祖踐祚詔  
爲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  
云云又見藝文類聚  
三十七以爲沈約作

為梁武帝除東昏制令

令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弃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苛酷滋章征賦不一縱儲草木朝構夕毀撫梁易柱不待匠人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厲轉死溝渠曾莫收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壽春內地鞠為寇場辱及祖宗恥深諸夏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化之萌來蘇茲且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難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縲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蕩除其主守散失諸所愆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便施行

文館詞林六百九十六

答詔訪古樂

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

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  
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  
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  
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摺拾  
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卽編次以爲禮皆非  
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  
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既是行已經  
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  
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  
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寶宜作樂崇德殷  
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選諸生分令尋訪經史百家凡  
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乃委一舊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  
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慙六莖興愧

隋書音樂志上天監元年下詔訪百寮於是徵騎常侍尚

書僕射沈  
約奏答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按刊

全梁文卷二十六終